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興登堡自傳

(四)

興登堡著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興登堡自傳

(三)

著 堡 登 以
譯 新 以 諸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興登堡自傳
四冊
Aus Meinem Leben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Von Hindenburg

譯述者

魏以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西線攻擊問題

一九一八年之計劃與希望

讀者看到我結束本書前卷的嚴重敘述，大約要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如果用一次最後大舉決戰，使戰事有個順利的結束，我相信有個怎樣的希望。

我在這個回答中要離去政治的觀點，純就軍人的立場說話，最先講我們各同盟國的情形：

奧匈聯邦因為俄國和羅馬利亞的軍事失勢以及意大利的沈重敗績，我相信它在軍事方面的負擔，要大大減輕，在戰場上忍受現在的戰事狀況，不致叫多瑙帝國爲難。我以為保加利亞絕對能够在馬其頓抵抗協約軍隊，而且現在還在對俄對羅的保軍，不久即可完全調到馬其頓應用，越發容易支持。土耳其因為俄國的崩潰，在小亞細亞也充分減去了負擔。照我所能斷定的，它因此有

了足够的兵力，可以大大加強它在美索不達迷亞和敘利亞的軍隊。

因此，照我的觀察，我們同盟國是否能夠繼續堅守，除它們善良意志以外，只看爲實行它們任務而有的充分戰具，應用得是否合宜爲斷。除堅守以外我不向它們要求什麼。我們自己要在西方努力求個決戰。爲求一個這樣的決戰，我們現在要得到我們在東方的軍隊，自由使用，或者我們希望至少在較好時季來到以前，可以得到它們，自由使用。以這支兵力的幫助，我們可以在西方創造個數量的優勢。在全部戰時期中，在我們某某陣線上，第一次德國的優勢！這自然沒有三年多以來英國和法國，用以衝擊我們西線，徒勞無功的那個優勢大。我們東方的兵力，尤其不能與敵人在砲隊和飛機隊方面的巨大優勢相等。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可以在西線任何點上，聯合一個巨大的勢力，去衝破敵人的陣地，不致使本線其他部分陷於危險。

但是在這種爲我們比較順利的數目比例之下，在西方決定攻擊，也不是容易單簡的事。我們是否能夠有個大結果，總還是有不少的躊躇。照着敵人直到如今攻擊戰的經過和結果，我誠然不能找着去攻擊的勇氣。敵人用他數量的優勢，用他幾百萬榴彈和迫擊砲彈，最後用那巨大的人的

犧牲，結果得到什麼呢？幾公里深度的地方的獲得，是幾個月努力的結果。我們是防禦者，自然也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我們應該假定攻擊者的損失還要超過我們，只是用那所謂材料戰爭，我們絕不能達到一個勝利的目的。要實行這樣的作戰，我們既沒有兵力也沒有時間。因為那還有全副精力的美國，可以逐漸出現在戰場上的那一剎那，越過越近了。如果到了那時候，我們的潛艇不能使在海上運輸大批兵士和其需要品的事業成爲問題，那我們的形勢就要變嚴重了。

現在最切近的問題，是什麼可以引誘我們，有一次或幾次澈底勝利——這是我們敵人直到如今都未成功的——希望。這回答是容易說的，但是難得解釋；用『信任』兩字已經說完了。不是信任某種幸運，信任模糊不定的希望，更不是信任數目和表面的強度；但是那種主將以之送他隊伍到敵人礮火中去的信任，深信他們將忍受最嚴重的事，並且把似乎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那是我們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把我們西線置在一種異常巨大，幾乎超人的壓迫之下，以便在他處實行攻擊時，在我心中的同樣信任，那是叫我們敢於用少數制止，或許甚至擊敗各戰場上敵軍優勢的同樣信任。

如果有了必需的兵數，我以為無論何處都不缺乏做好事業的意志。我十分覺得，軍隊希望從防禦戰爭的困難和壓迫中走出來。我知道，德國「家兔」——我們最激烈的對敵之一，英國人，嘲笑我們是家兔，以為可以「從曠野趕到地洞裏」去——要變成德國的男子漢，頂着頭盔，帶着他那全腔巨大的怒氣，從壕溝裏升起來，以便在向前衝鋒之中，結束幾年來防禦戰爭的痛苦。

但是除此以外，我相信由攻擊的呼聲，還可以期待較大較遠的結果。我們國內的人，對於時代的困難，對於我們戰事的無希望，對於戰事結束，除開在暴力判決宣告之下降服外，不能再有別樣的方式，都陷於沈思與過慮之中，我希望我們頭幾仗得到勝利，把他們振作起來。發光的指揮刀升上去了，也要把人心帶着一起，情形總是這樣；難道這次不是如此嗎？而且我在這方面的希望，還飛馳到祖國邊境以外。在德國作戰大勝的巨大印象之下，我想到在受苦受難的奧匈聯邦的戰鬪精神的復活，想到保加利亞一切政治和人民希望的完全發焰，甚至想到在那遙遠的土耳其境內堅守意志的加強。

我怎樣敢放棄我對於我們事業成功的鐵石信仰，在我祖國和我良心之前，對我皇上介紹繼

械的事呢？『繳械』？實在如是！我們敵人的要求要到這種程度，那是沒有疑惑的。如果我們一落到退讓的陡斜道路上，如果我們兵力嚴肅的緊張一停止，假若我們不預先打癱敵人的膀臂和意志，那麼除開一個恐怖結局外，再不能看到一個別樣的結局。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是這樣希望，後來也這樣實行了。我們總是只有兩條路：或者奮鬥到勝利，或者降服至於自身不保。敵人除想我們降服外，曾有別的意思嗎？從來就沒有一種別的聲音闖到我耳鼓裏。如果某處實在有一種承認議和的聲音在響，那它就沒有通過敵方政治家與我當中的大氣中。

照我的確信，我們有了必需的兵力和必需的作戰精神，可以去找一個最後的決戰。我們應該決定，怎樣並且在什麼地方去決戰。就大概說，『怎樣』可以用這話去解釋：在所謂材料戰爭中，應避免不能前進的現象。我們必須企求一個大的，如果可能時，還要企求一個襲擊。如果我們不能在一擊之下，把敵人的抵抗置於崩潰，就應該在別處敵人反抗線上，接踵這第一次打擊為繼續的打擊，一直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為止。

完全衝破敵人陣線自然是浮在我眼前的原始作戰理想，這個衝破要給我們打開那自由作

戰的門。這道門應該在阿拉斯——喀姆布來——聖昆丁——拉·費爾(La Fere)線上打開。那攻擊正面的選擇並未受政治觀點的影響。我們要在那塊攻擊，並不是因為英國人在這個攻擊地域與我們對峙。我自然總是把英國看做敵人反抗的主要支柱，但是同時我也明白，那損害我們國家生存到消滅程度的意志，在法國至少和英國一樣強烈地被主張着。

我們是否先向法國，抑先向英國攻擊，在軍事關係上也沒有幾大的意義。英國人在戰鬪中無疑地不及他戰友靈敏。他們不懂得迅速支配那變化的形勢。他們的工作太機械。他們直到如今在攻擊中表示了這種缺點，我相信他們在防禦中大概也不至於兩樣。這些現象在每個熟悉士兵教育的人看來，都是十分自然的。它們的原因在於缺乏一種適當的平時訓練。幾年的戰爭也不能完全賠償這種欠缺的準備。英國人缺少的戰鬪敏捷，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他那堅守任務與目的的韌性去賠償，在攻擊中如是，在防禦中亦如是。英國隊伍的價值都不相同。精銳軍隊來自殖民地，這種現象大約由於該處人民多半是農民的原故。

法國人作戰，平均比他聯盟者英國要靈敏些。但是他在防禦中的韌性，不及英國人多。我們軍

官和兵士把法國砲隊看做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反之，法國步兵，卻不大受他們尊敬。但是在這種關係上，法國軍隊也因他們補充地點的不同而有差異。

雖然在英法戰場上的會同命令，好像有些鬆懈，但是一定要算着，每個協約國在另一國危難情形中，都可以迅速去救援。因為法國政治受英人意志的支配，再根據直到如今作戰的經驗，我以爲法國人的行爲比英國人迅速，而且不顧一切，是自然的事。

英國軍隊自從福郎登戰役以來，直到我們決定攻擊時，還是特別集中在它那從海岸一直延展到聖昆丁南部地方陣線的北翼上，甚是強大。又一個比較弱小的隊伍，似乎在喀姆布來戰役之後，仍留在該作戰區域。此外，英國兵力的分配看起來是很平均的；喀姆布來集團軍南面的各陣地，顯現得守備最少。英國在我們這城邊戰線的突入弧，因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們的迎擊，只是還看得出來罷了，但是那足以充分表示，可以從東北方使用一個——像軍人所說的——戰術鉗子。我們要用一把這樣的鉗子，夾碎那塊的英國兵。但是英國兵力的分配，到我們開始攻擊時，實際上是否仍像所述情形存在，殊爲疑問。這項事與我們能否遮掩我們攻擊意向大有關係。一個

意義重大的問題！我們所有的經驗本來都顯示着這種可能性，甚至連或然性都可疑惑。敵人對我們西線，一切巨大突破試驗的準備，直到如今，我們自己大都在正式戰爭開始以前，老早就認識出來了。甚至敵人攻擊的兩翼擴張到那塊，我們都幾乎能够照例確定。敵人幾月之久的活動從沒有逃脫我們偵察飛機的眼睛。但是我們地上偵察，也進化成了一種特別精細的感覺，可以知道敵方任何變動。敵人看到隱瞞那伸展的準備工作與隊伍聚集，顯然是不可能，所以他們在大戰時，故意放棄襲擊試驗。雖然如此，我以為仍須特別注重襲擊。自然這種企圖，在若干限度內，要放棄詳細的技術準備。至於放棄到什麼程度，應該讓我們下級軍官和我們隊伍的戰術感覺去決定。

但是我們的攻擊戰，不但需要物質的準備，而且也需要戰術的訓練。正和一年前為防禦一樣，現在為攻擊也規立新原則，並且印成總括的教範分發。因為信任軍隊的精神，所以攻擊的重點置在單薄的散兵線上，這種散兵線因有機關槍可以大量應用，直接伴着野戰礮兵和戰鬥飛機，變成了高度的火力。這種單薄的步兵線，自然必須有一種強烈的攻擊意志浸透着，然後才能攻擊。因此，我們完全放棄那種巨大羣堆的戰術，個人在這種戰術下，靠着戰友身體的保護得到攻擊力，一

種我們在東線從敵人方面如何極充分認識的，有時在西線也往往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戰術。

一九一八年敵人報紙向世界宣告，說德國要密集衝鋒，這種說法的功用，大約第一在滿足好奇心，復次，大約也要多數報紙的讀者，對於戰事的敘述比較清楚，對於發生的事變更易了解。但是我們應該從那裏找人來實行這種密集戰術，做這種密集犧牲呢？除此以外，我們也有了充分的經驗；每逢我們割麥的人，拿着戰場上的新式長柄鐮刀——機關槍，能够從事血液收穫時，那人稈站得愈密，他的成績愈大，許多可貴的兵力，大都在我們戰線前毫無益處他倒下去。

這些多關於我們作戰經驗精神，少關於我們作戰經驗技術的說話，是做我們攻擊原則的大體表示。自然德國步兵現在也負有戰鬪的困難。他的姊妹兵也都有一樣很榮譽的損失重大的責務，即減輕勇敢槍兵的工作。

目前西方大決戰的困難，十分重大，我們是很重視的。它給我們以當然的義務：爲了這項流血事業，把我們在其他任何戰場上能够節省下來的可用隊伍，統統都調了來。

我們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現勢與將來的發展，給這種實行以各種困難，每每須我親自去干涉。

我要說明這重要問題的關係，並且從東方開始：

十二月十五日在俄國戰線簽休戰約。我們看到俄軍分崩了，早已把我們戰鬪隊伍的大部份從那塊開始運走。但是還有幾個能够運動和作戰的師團的一部，應該留在那裏，等到與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在政治上有最後決算時才撤退。

如果一九一八年在東方響了和平之鐘，自然絕對適合我們在軍事方面的希望。代替和平鐘聲，從議和地點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Brest-Litowsk）響着革命學理的最激烈的煽動演說。各國廣遍的羣衆，都被這些政治鼓動家喚起來了，因為一個恐怖勢力的建樹，撤消了壓在他們身上的奴隸制度。據說，世界和平必須殺掉大批資產階級才能鞏固。俄國代表，尤其是托洛茨基（Trotsky），蔑視那各巨敵舉行調和的議事桌，當做粗鹵煽動家的演說臺。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和議交涉沒有進步。照我看，列寧（Lenin）與托洛茨基做這種積極政策，不像是戰敗者，簡直像戰勝者，他們要把這種政治的分崩析離傳到我們軍隊的後方和行伍中。在這種情形之下，議和之後，恐怕比休戰時還要厲害。我們政府代表在議和問題的交涉中，抱着一種錯誤的樂觀主義。最高統帥部

認識了這些危險，並且警告他們，可算辦得不錯。

雖然我們德國代表，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所受的困難是如此重大，但我還是有義務催促他們，要注意我們在西方預定的作戰，極迅速地在東方建立一個和平。當托洛茨基二月十日拒絕和約簽字，但此外又宣佈戰時狀態終了時，這事件才真正順利進行。我在托洛茨基這種反抗一切國際公法原則的態度中，只能看見一個使東方形勢持續在不定中的試驗。這種試驗是否也受着協約國的影響，我只得置之不問。總之，當時的狀況在軍事關係上實在不可忍耐。首相赫德林伯爵贊成最高統帥部這種觀察。皇帝陛下於二月十三日決定十八日起在東方重新採取戰事行動。這次戰爭的實行，幾乎沒有在任何處遇着敵人的嚴肅反抗。俄國政府現在認識了切身的危險。三月三日，四同盟國與大俄羅斯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簽定和約。於是俄國的軍事勢力退出戰團，在法律上也有了效力。一大部分地方和民族，從直到如今團結一致的俄國本部中分裂出來，在原来的中心俄國裏，大俄與烏克蘭也發生了深刻的間隙。俄國邊境各國，因為媾和條件，同以前帝國分離，在我看，第一是軍事的利益。因此，在我們界限那邊，對俄國創造了一個——如果我能

够這樣說的話——廣遠的前地。從政治立腳點上說，我歡迎波羅的海諸省的解放，因為我以為從今以後，德人可以在那塊比較自由發展，產生一個擴張的德國移居地。

同一個俄國恐怖政府交涉，很少適合我的政治觀念，大約不用我特別力說了。但是我被逼迫着，最先應該向如今在大俄執政者締結條約。此外，當時那塊一切都在最高度的混亂中，我個人以為當時恐怖勢力是不能持久的。

雖然締結了和平，我們如今實在還不能把所有我們可以作戰的隊伍，盡數從東方調走。我們不可把所佔領的區域，簡單交給它的運命。只是在波爾塞維克軍隊與我們所解放的各國度之中作一個界限，已經硬要留下強大的德國隊伍在東方。又我們在烏克蘭的運動也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開到那個國度裏，以便整理該處的政治狀況。如果這辦到了，我們才能希望從烏克蘭地方，第一為奧匈聯邦但第二亦為我們本國得到糧食，此外，為我們戰事工業得到原料，為我們隊伍得到軍需品。在這些企圖中，政治觀點對於最高統帥部並沒有影響。

本年春季，在芬蘭對俄國暴力的解放戰爭中，我們給了芬蘭以軍事幫助，含有一個完全不同

的意義。因為波爾塞維克政府曾向我們允許撤退在芬蘭的軍隊，但沒有實行。此外，我們盼望把芬蘭拉到我們這邊，因而使協約國從阿爾汗革爾斯克（Archangelsk）和穆爾曼海岸（Murmansk）對於大俄將來形勢的發展施行一種軍事影響，異常困難。同時我們也要在聖彼得堡附近建立一個恐嚇它的陣地，如果波爾塞維克的俄國要重新向我們東線攻擊，這是很緊要的。這少數幾乎不到一師兵力的使用，無論如何對我們有極豐富的報酬。我向芬蘭民族自由解放戰爭送的誠實傾向，照我看來，絕對與軍事狀況的要求適合。

我們從前對羅馬尼亞用的戰鬪隊伍，大部分都空出來了，羅國政府因為俄國同我們訂了和約，它也不得不同我們媾和。那還留在東方的我們作戰隊伍的餘頭，組成我們將來補充西方軍隊一些力源。

調來我們在對意大利戰役所用的德國師團，簡直在冬季就可以實行。照我的意見，奧匈聯邦以後絕對能够單獨控制上意大利的情勢。

現在有個重要問題，即我們是否應該請求奧匈聯邦將它在東方和意大利空出來的隊伍的

一部分，供給我們爲將來決戰之用。根據各種報告，我以爲應用這種兵力在意大利，比在我們西方惡戰中，要較好些。如果奧匈聯邦能够深澈地恐嚇意大利，牽制全部意軍，甚至或許也牽制還留在該處的英法軍隊的一部分或者因爲攻擊勝利甚至從決戰陣地拉些英法兵力去，因而減輕我們在西方所得到的負擔，或許比那直接幫助的利益還要大。因此，我們只限定調奧匈的砲隊來。至於阿爾池將軍隨時都要用他一切全力，代表我們方面請求奧國較大的幫助，我覺得毫無疑問。

這時候奧匈聯邦外交總長，在某次演說中講道，多瑙帝國的兵力用在道堡（Strasbourg）和用在特里厄斯德是一樣的。這種同盟友誼的表示令我非常佩服。後來我才聽到說，策爾恩（Zell）伯爵這句話，在多瑙帝國非德國人各界中，喚起了劇烈的異議。因爲我們將來在西方戰場上，應用奧匈聯邦武力幫助的多寡，早已籌劃就緒，所以這種政治方面激昂，並沒有影響到我軍事上的決定。

我們應該試試，把直到如今在保加利亞和亞洲土耳其使用的德國作戰隊伍，也騰出來去作我們西方攻擊之用，這在我是自然的事。保加利亞對於一種這樣思想的政治抵抗，是如何巨大，我